

目 录

总字 第五期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

粉碎叛乱武装三次包围上田坝区公所的情况	阿咪采古、阿苏以批口述，阿卢黑格记录整理	1
回忆录	王德森	8
雷波城市住宅	张益俊	14
人民政府帮助解决了不子、吴棋两家的冤家械斗	胡达仁、额芦所格、呷哈克古口述，阿卢黑格记录整理	18
黄琅区迎接解放军的第一个人	吴世官	20
消灭胡宗南部团长刘俊辉的情况	沈廷辉口述，阿卢黑格记录整理	22
雷马屏峨沐守备司令部起义前后	罗士彬生前口述，吴家平、王维儒整理	24
祖国你的生命	陈国安词 朱少才曲	31

粉碎叛乱武装三次包围上田坝区公所的情况

阿咪采古、阿苏以批口述 阿卢黑格记录整理

上田坝区位于县城西部，离城三十七公里，南隔金沙江与云南永善县的务基区隔江相望，西临溜筒河、东接西苏角河、北靠龙头山。境内最高处为尔指箴，海拔2242米，最低处是金沙江畔的上田坝乡402米。该乡是区公所驻地，地势平，气温高，水源好，稻田多。住在该乡的独立白彝有阿卢、卡哈、井木、井角林史、沙妈、阿苏等氏族。

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日，人民政府为了开展彝族聚居区的工作，由工作团长马文增，副团长杨宗权，翻译卢兴德（彝族）等同志率领工作团人员进驻上田坝，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作彝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建立上田坝区公所，民族上层人士莫石达美任区长，阿卢长莫（民族上层人士）、阿苏拉者（民族上层人士）、姜治超（共产党员、汉族）任副区长。区公所委员由当时民族上层补子约门、沙妈石拉、结角格士、卑哈一古、取比石者、拉岂约古、底顶补约、呷哈瓦渣、石尔吉日、吉木均白等十三人组成。

其中拉岂约古拒绝上任，区里开会请他参加他不来，即使来了也一言不发，自带干粮不在区里吃饭，给他送去工资他也不要，态度十分顽固，后来成为叛乱首恶份子，曾亲手打死我解放军战士十余人，后被我军击毙。

开始叛乱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钟，由莫石达美、阿苏拉

者、拉岂约古、石尔吉日、吉木均白、石尔吉日、取比石古、吉角伟古、吉角哈白等为首组织策划小沟乡、母猪坪乡（现大坪子乡）、簸箕梁子乡的武装进行叛乱。一九五六年元月七日，向我住在簸箕梁子乡的工作队开枪射击，打死我方二十四岁的彝族干部陈富林和二十六岁的公安干部刘国才（汉族），迫使我工作队撤回上田坝区公所，簸箕梁子和小沟两乡成为我县最先叛乱的地方。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叛乱份子集中了三百多人，攻打我母猪坪乡工作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雷波县人民武装部少尉徐自华、武装民警吴启珍、彭汉泽、罗朝荣、工作队干部钟德元、洗吉克拉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叛乱武装被我方打死十余人后，逃窜到阿流河去了。

第一次包围

一九五六年元月八日晚，阿苏拉者、拉岂约古等人组织四百多人下山，占据了重要地势卡哈果勒、中寨、小务基，从三面包围区公所，砍断电杆、电线，使我方无法与县上联系。当时区里只有十五名干部，寡不敌众，情况十分紧急。我们便采取政治攻势，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揭露叛乱首领的罪恶行径，经过宣传教育，受蒙蔽群众都起来抵制和反对为首者，包围了三天三夜后，没打一枪就撤了回去驻扎在簸箕梁子上。

夺回簸箕梁子和小沟

叛乱武装撤离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〇支队，三连王连长和王教导员率领全连千战赶到了上田坝区公所待命。于一九五六

年元月十一日夜，由工作团长于瑞同志作了战前动员报告后，指战员们立即向峰峦重叠的簸箕梁子进军。走上山腰，风雪交加，白茫茫的冰雪覆盖着整个山野，冰上加雪，路险道滑，战士们寸步难行，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深沟悬崖，粉身碎骨，但指战员们毫不畏惧，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当时叛乱分子占据着卡哈簸、轻门簸、尔止簸、脚门簸等五个重要战略要地，把我方阿咪采古带领的基干队的一个排包围，几乎弹尽粮绝。为了尽快援救该排，决定兵分两路进攻，三〇五〇支队王连长率领全连战士主攻尔止簸、脚门簸，王指导员负责指挥基干队的两个排、一个班及工作队干部，攻打卡哈簸、轻门簸，攻轻门簸时我方的伤亡较大，组织人员连攻了好几次都没有攻下来。正在此刻攻下了尔止簸和轻门簸的王连长带领战士们赶到了战地后，由王指导员作战前动员和情况介绍报告，然后又发动党团员带头报名，坚决拿下卡哈簸。29岁的排长刘长友同志带头请战，八名党员一名团员争先恐后地报名参战，共组成了一个班，由刘长友指挥，每人除带枪支弹药外，外加十三枚手榴弹，乘夜摸入叛乱武装的老窝，用手榴弹摧毁了三百多名叛乱武装据守的卡哈簸工事，炸死叛乱武装三十人，炸伤四十四人，全班战士胜利地占领卡哈簸。其余四个叛乱据点也先后被攻了下来。最后集中兵力攻打簸箕梁子，由王指导员负责掩护，王连长负责指挥主攻，由于我方对地势不熟悉，因而在主攻中损失较大，半小时内就牺牲了十九名战士，重伤十一人。王连长又命令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一等功的一班班长谌廷华（二十六岁）带领全班

战士去攻，不到两小时全部牺牲。王连长又命令排长刘长友同志率领第三班战士去攻，不到三个钟头全班只剩下四名战士。叛乱武装仍把我方封锁得很严密，刘排长心急如焚，只身摸到敌人的碉堡前扔了三枚手榴弹，不见效果，又叫战士们给他三枚，他把三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开引线跳入敌群。“轰”的一声巨响，身经百战的刘长友排长与叛乱武装同归于尽了！此刻王连长气得脸青面黑的，紧咬着干裂的嘴唇，硬要亲自去突击，为战友们报仇。他命令张金柱班长，把全班战士带上来，同他一起去突击，战士们不肯让连长上前线，他发着火说：“谁不让我上前线突击，我就枪毙谁！”他命令其余战士用机枪和步枪来掩护他们，自己率领全班战士利用地形地物，摸到叛乱武装战壕后面，对方没有发现，王连长和战士们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横扫猛轰，当场打死了血债累累的首恶分子拉岂约古等一伙叛乱武装，迅速占领了几个阵地，彻底摧毁了盘据在簸箕梁子叛乱武装的所有据点，援救了阿咪采古带领的基干队排，重新夺回了簸箕梁子和小沟。这次战斗先后共打了十余天。

坚 守 阵 地

由阿咪采古带领基干队的一个排，驻守在小沟乡，由战勤连连长秦寿龙和排长阿苏以批率领的基干队的一个排及民警队的一个班驻守在簸箕梁子和卡哈簸，分驻在四个碉堡和战壕里。

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晚，叛首吉角伟古、吉角哈白组织二百多人反攻，企图占领卡哈簸，以便控制簸箕梁子，先后抢占了我方的三个工事，战士谢秀香和一名民警受伤。阿苏以批排长的

被盖被抢走。在这危急关头，秦连长命令全体人员撤到最后一个战壕里，集中火力击退叛乱武装，秦连长亲自击毙为首份子吉角哈白。此刻火光在夜茫茫的山野里交相辉映，战士们越战越勇，迅速夺回阵地。激战一夜，击毙叛乱武装十九人，我方受伤二人，天亮后，叛乱武装败溃而逃。

第二次包围

一九五六年二月莫石达美、阿苏拉者等人组织了九百多叛乱武装，再一次包围上田坝区公所，当时区里只有二十多名干部，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急。我们遵照中央指示，不先开一枪一炮，坚持做好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民族贸易组离区公所只有一百米左右，房子被叛乱武装烧毁，我们为了坚守阵地，只好眼睁睁盯着煤油、酒和其它物资被烧光。叛乱武装时而向我区公所的房屋上空打几枪，时而又在呼喊，叫我们滚出上田坝区。我们根本不理睬，坚持耐心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受蒙蔽的群众听到我们的宣传后，自动的又撤了回去，这次包围又是三天三夜。

第三次包围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叛乱武装又组织了一千多人，大规模地包围上田坝区，当时区里无一解放军，只有几个基干队员和一些地方干部，总共不到三十人。幸好我方早已了解到这个情况，并与云南进行了联系，昭通公安独立团提前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三日深夜十二点由×排长（忘了姓名）率领一个排横渡金沙江后，悄悄地从江边而上隐蔽在区公所里作好战斗准备。当时除区公所外其余几个

地方都被叛乱武装占据着，情况十分危急，叛乱武装越逼越近，我方解大便都只好用纸包起扔出窗外，解小便用盆子或瓦盆装起从窗口倒出去。电杆线全部被砍断完，我方无法与县上和云南永善县联系。在这紧急关头，于瑞团长想起了基干排的排长阿苏以批水性很好，就命令他于十一月六日深夜十一点钟带上几个队员，抬起电话线，悄悄溜到金沙江边，把电话线放在木板上，由阿苏排长游到对岸搭在云南永善务基区的电话线上，但由于金沙江水急浪大，阿苏以批连游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他下定了决心，扔掉木板，用牙齿把电话线头咬紧后跳入江里，他的叔弟阿苏拉提和另一个队员，在江边掌握放电线，游到河中心时，他的牙齿被电线扯断一颗，牙痛难忍，但他仍打起精神，勇敢地同惊涛骇浪拼搏，把电话线紧紧地咬住游到了河对岸，把电话线搭在永善县至务基区的电线杆上，终于使被围困在上田坝区公所的人员可以与永善和雷波通电话了。当夜永善县武装部部长带领一个民兵班赶到务基区的大桥，隔岸用机枪和步枪密集扫射掩护援救上田坝区公所。

于瑞团长通过电话向雷波县上报告了情况，县里立即与驻扎在美姑县的0069部队联系，该部派了一个连火速赶到，县里又派基干队排长阿咪采古同志带领一个班的兵力也火速赶到增援。部队到齐后，在于瑞同志的指挥下，进行反攻。在反击中上田坝乡乡长沙妈格日同志（少数民族人士）基干队员林史煨娘光荣阵亡，结木作一负伤，六名解放军战士英勇牺牲；叛乱武装受伤十二人，被击毙三十九人。这次反包围战斗历时七天，最后叛乱武装被我方彻底

打败而溃逃到我县的阿流河去了。

“注一”：于翊同志山西人，小名于小三。一九四三年参军，随军南征北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荣立战功。尤其是在他的家乡，威望是相当高的，日伪军只要听说是于小三的部队来了，拔腿就跑。他是一位战功卓著，英勇善战的指挥员，遍体伤痕，至今仍有弹片在身。

“注二”：此文写好后，又征求过当时参与战斗的秦春元、杜华彬二同志的意见。但由于事隔三十余年，难免有误漏之处，望知情者补充完善，以表感谢！

笔 者

回 忆 录

王德森

前言：此段回忆历经三十三年所发生的事，只限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中所经历的几个片段，但有连续性，提供参考。

一九五三年二月在合并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区党委和行署并撤销遂宁、眉山、大竹三个地委和专员公署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经四川省委批准，在雷波组建凉山工委。三月中旬，由四川省委组织部在东二巷招待所宣布凉山工委组成，并宣布组成人员名单后，集中调往大小凉山的干部学习民族团结政策，作行前准备工作。从宣布任职人员的名单来看，除原地区部长级的干部外，是以大竹地委、专署的干部为主体。凉山工委的领导同志，有的已先到雷波，有的在乐山会师，有的是原雷波任职的领导，有的从雅安汇集后到雷波工委。

在成都集中学习民族政策之后，凉山工委机关由党总支书记陈兆善（原大竹地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和秘书科长王世峰（原大竹地委秘书科副科长）凉山工委行政处副处长高洪模（原大竹行署财政局副局长）等负责同志率领大队人员前往凉山工委机关所在地——雷波。从成都出发，历经乐山、犍为、清水溪、沐川、关田坝、中都、新市镇、冒水孔、下河坝、宋家岩、黄琅、汶水到达雷波。历时卅余天，行程五百余公里。在乐山与凉山工委副书记王维训率领的工委机关大队人员汇合后，从乐山起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往雷波。五月二日调凉山工委的干部先后到齐。五月十一日凉山工委

宣布正式办公，对所辖三个分工委行文，即昭觉分工委（四个县）、昭通分工委（三个县）、雷波分工委（四个县，包括雷波）。工委书记鲁瑞林（原西康省副省长，西南公安司令部司令员），副书记王维训（原眉山地委副书记），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刘清顺（原雷波县委书记），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路达（原雅安市委书记），工委委员、常指司令员唐兴盛（原大竹军分区司令员），工委办公室主任高××（名字记不清了，是由西南公安司令部派往任职的），工委秘书长、工委委员张绍先（原峨边县委书记）。公安处长蒋彪，公安处下设三个科，王立一、李民、陈世民就是当时的科领导，陈治章是当时公安处的干部（现任雷波县劳动局长）。

丫 口 会 议

丫口，在云南永善县米贴龙潭~~壩~~垣的住居地，离黄葛树街上二十华里。昭通分工委、云南工作团就住在黄葛树街上龙潭垣的公馆里，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旬，在丫口召开凉山工委首长会议。参加人员有鲁瑞林、张冲（原云南省副省长）、张联仪（原云南永善县委书记，调任昭通分工委书记，后任凉山州委副书记）、何宪龙（会议结束时才到，是云南省工作团团长，凉山军政委员会筹各组长，原云南宜良军分区副司令员）。会议历时七天。会议期间，二团李忠团长列席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一、开展凉山南部地区工作，作为工作突破口；二、何讨，向何地进军并开展民族团结工作；三、从三个方面进军米贴，团结、争取沙妈土司安登俊为彝族人民工作。

张冲赠枪

丫口会议进行第四天的下午六点，几位首长在丫口住房门外休息时，彝族头人沙妈约呷来到几位首长面前。此时张冲副省长说：“欢迎你！沙妈约呷！你是好样的，是我们大小凉山彝族最先靠拢人民政府的代表”。张冲一面讲，一面命令警卫员取出一支新的“可尔提”短枪，张冲接过手看了一下，双手赠给沙妈约呷，张冲讲：“沙妈约呷，你身上背的长枪，今后不用常背了，就用这支短枪，这是缴获品，你用它来作保卫”。沙妈约呷双手接过短枪后，沙妈用本民族的语言表达内心的尊敬和感谢，同时跪下表示彝族最尊敬的礼节，流出了热泪。

向斯古溪进军开展民族团结工作

丫口会议结束不久，一九五三年七月中旬，凉山工委决定派出工作组。组长陈世民（工委治安科副科长），副组长常树合（二团二营八连指导员，离休前任雷波县政协主席）一行三人，由常树合领导的连队与凉山工委工作组的同志们在云南永善米贴街上会合，直下窝落滩渡口，横渡金沙江，直上月亮岩、斯古溪山顶。这一天，从早上七点开始渡江，只有一支木船，午后两点渡江才结束。五十余人的队伍边开路、边行军，深夜两点才到达宿营地。经过一个星期的安营扎寨，作好准备工作后，才正式在斯古溪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一系列工作。部队与工作组进驻斯古溪将近一月后，云南昭通分工委又派了一个工作队来，队长是李桂英（女、彝族，现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经过半年紧张的工作，终于解决了

由斯古溪——干沟——前进——咪姑的通道。

凉山工委慰问团

凉山工委工作组于一九五四年二月离开西谷溪进驻阿尼咪。集中主要精力争取^{团结}沙妈土司安登俊的工作。工作组到达咪姑后，金田派来工作队会合，队长是杨季洲，昭觉分工委也派县长毛均如来做安登俊的工作，同时会合成一股力量，统一在工委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部队进驻一个营，营部设在阿尼咪。教导员王秉金、营长田××（现记不清名字了）。

沙妈土司安登俊看到咪姑地区一天天地开展民族团结工作，不能不同工委工作组按民族惯礼“钻牛皮”“喝血酒”，表示欢迎，支持工作队和解放军开展工作。从这次礼仪性的表示欢迎后，安土司就迁往距家三十华里的大岩洞生活。对外应酬、接洽、商谈一切大事，全权委托所辖头人苏老肥出面工作。唯一能代表安土司个人的，只有其夫人——杨大姐。从“喝血酒”的民族团结之日起，工委决定给安登俊土司县级待遇，杨大姐给予区级待遇，每月工资，由工作队按时送给。

大小凉山南部问题一旦基本解决，必须疏通雷波到咪姑的路线，南部地区彝族上层人士表示欢迎人民政府帮助彝族搞建设。凉山工委组织慰问团，慰问人民解放军、工作团队、民族上层人士。五四年春的二月下旬，凉山工委慰问团从雷波出发，途经云南永善的务基，米贴到窝落滩渡口过河步行到斯古溪、干沟直抵咪姑进行慰问。工作团团长王维训、副团长刘清顺带领全团人员沿途进行慰问

活动，每到一处都有电影晚会。

凉山 工委慰问团到达咪姑后，沙妈土司安登俊第二次出面迎接 工委慰问团，再一次“喝血酒”，开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工作团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通过协商座谈，基本达成协议：一、不种大烟，不收鸦片，已经习惯抽大烟的，由人民政府用药帮助戒掉；二、上层人士所有枪支，除保卫需要少量的外，其余枪支由人民政府代管；三、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四、民族上层人士分期分批组织赴雷波工委、川内参观、学习。

凉山 工委慰问团到咪姑慰问结束后，由副团长刘清顺率领慰问团全体同志翻白草坡直抵金阳沿途进行慰问。王维训团长返回雷波。

杨大姐来雷波参观

一九五四年四月初，沙妈土司安登俊的夫人杨大姐率领二十人到凉山 工委驻地雷波， 工委组织了工委机关和雷波县级机关干部、学校、人民解放军千人欢迎大会，欢迎队伍从南田起一直到工委机关内，这次盛大欢迎会是开展凉山南部地区工作以来空前的，它增强了民族上层人士信赖人民政府信念和决心，同时对大小凉山南部地区民族工作的全面展开，也有很大的影响，出现了民族团结新气象。

沙妈土司安登俊自毁

杨大姐到雷波时，受到凉山 工委领导热情接待。回到咪姑后，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安登俊岩洞之内的）向安登俊施加压力和诱

感力，在种种舆论的影响下，土司安登俊思想顾虑重重。由于两次亲自出面欢迎凉山工委与人民政府“喝血酒”，表示愿意出面工作。但又长期深居岩洞；既怕失信于人民政府，又无力反抗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宰制；加之几千年来民族隔阂较深，左右摇摆。只好选择既不得罪人民政府，又不反抗国民党残余势力，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中旬一个晴天上午十时，在安登俊住家（咪姑阿尼米）楼上独自用手榴弹炸毁。

沙妈土司安登俊自毁后，凉山工委决定，由工委派驻咪姑工作组就地做好安登俊安葬和善后工作。工作组不仅做好了安葬工作，还做好了死者亲属、家族有关善后工作。安夫人杨大姐表示对此满意。

雷波城市住宅

张益俊

城市住宅，包括私人住宅、公共住宅和职工住宅。建国前，城厢镇（即今锦城镇）的房屋，数据不清，拿不出一个一个可靠的数据。建国后，虽曾几度调查，不外都是估计推算。一九八五年在环保部和中央统计局的统一部署下，进行了城镇房地产普查工作，得出了历年房屋具体数据，房屋是反映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

房屋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它是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因此提供充分的房屋数据，既是解决生产问题，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问题，今将雷波县城住宅变化作一个概述。

公房的发展和管理

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按照党和政府一系列的法令和指示，依法没收了官僚资本家、反革命份子及恶霸地主的房产，并接收了原有部份公房及无人管理的庙宇、会馆。这些公房，除将一部份拨给政府机关单位学校使用外，适合群众居住的，按规定给群众居住，作为国家直管公房，逐年进行改造翻房、草房、维修旧房，使紧张的住宅有所缓和。截至一九八八年止，县城共有直管公房**16700** m^2 ，其中混合结构 **6465** m^2 ，砖木结构 **4502** m^2 ，其他结构 **5733** m^2 ，房屋层数，其中平房 **5485** m^2 ，二至三层 **3561** m^2 ，四至六层 **4654** m^2 ，建筑年代一九四九年前 **4566** m^2 ，五十年代 **792** m^2 ，六十年代 **421** m^2 ，七十年代 **4767** m^2 ，八十年

代6154 m²。住宅最多的还是县级各单位修建的自管公房住宅，这在城市住宅中占了最大的比例，为全县住宅主体，建筑质量和配套设施，亦不断提高和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据1988年底统计，国家机关单位自管房为224571 m²，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12363 m²，混合结构132875 m²，砖木结构为52592 m²，其他结构（即土木）23741 m²。在房屋层数中平房59576 m²，二至三层101877 m²，四至六层63124 m²。房屋建筑年代一九四九年以前2428 m²，五十年代136418 m²。建筑面积逐年扩大，单是八十年代的面积占整个年代的60.74%。城市现有公有房屋是国家的一笔巨大财富。把它管理好，维修好，对改善群众住宅，居住有重要作用。

在公房管理上，建国前设有专门的房管机构。建国后，由县财政局统一管理。1983年成立雷波县城镇建设管理所，1984年改所为雷波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将城市房地产工作，纳入了正轨。

私房的管理

对私房的管理，是关系到维护宪法，促进安定团结，推动四化建设的大事。

建国前，城市住宅的建筑结构，除少数官、商、富户有朱门大院外，其余居民住宅，都很简陋，多数以土木、木石、茅草土墙为主，亦有捆绑、蔑笆、杉木板等临时建筑的三义房。一家大小数人，

住在一处，既拥挤，又不便。无房户，没有房子住，就住在破庙内。1956年土改，将没收和征收多余房屋，分给无房屋或拥挤户，解决了暂时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左”的错误，把城镇住宅建设放到应有的位置，并允许私人建房，自此，城市住宅建设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出现了建房热，逐步改造过去的土木、茅屋、棚架、蓆笆等建筑，取而代之以砖木、混合结构等，不仅房屋设计造型新颖，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并讲究内外装饰，房屋逐渐向多层次发展。有五至六层的私房，一幢幢较为雄伟高大的住宅楼房，不断在各个街头巷尾耸立。县城里过去那种茅屋土墙房屋已很少了。

私房的建筑截至1988年底总数35895m²，其中混合结构4955m²，砖木结构8415m²，其他（即土木）59426m²。房屋层数，其中平房50165m²，二至三层13646m²，四至六层2085m²。以建筑年代看，建国前12903m²，五十年代3130m²，六十年代9811m²，七十年代15949m²，八十年代24083m²，八十年代的占历年代总数的36.6%。从年代上看是逐年上增，变化很大。

为了保障私有房权，维护宪法的尊严，县人民政府正着手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作为房产权所有的依据。对于房屋的改建、扩建、新建，以及房屋转移变更都必须通过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管理机关审批。

城市住宅的新建以及维修

建国初期，除少数国家机关单位本着“勤俭建国”的精神，建